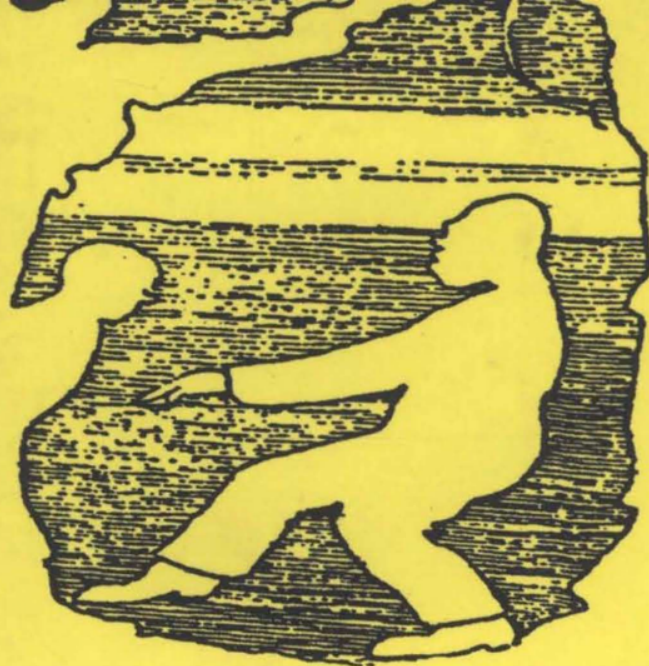




20世纪十大儿童文学经典之一

[美]休·洛夫廷 / 著
Hugh Lofting

怪医杜里特的故事

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

杜里特的马戏团 杜里特的动物园 杜里特的大篷车

梁家林 /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

杜里特是个给人看病的乡村医生，因为懂动物语言，后来就成了动物医生，成了全世界动物界中一呼百应的人物。他有一帮动物朋友，和他一起云游天下。靠着动物们特有的功能，杜里特扶困济危，救人水火。这许多不可思议的奇事，像糖葫芦一样，串起了一个又一个情节曲折，想象丰富的童话故事，妙趣横生，令人爱不释手。

杜里特医生虽然其貌不扬，不善于世俗交际，但通晓动物语言、学识渊博。这样一个小人物，一进入他喜爱的大自然中，到了他的动物朋友中间，就表现出超人的智慧和为帮助弱者而奋不顾身的精神。这样充满爱心、融知识于故事中的杰出作品，在当今纷扰的世界中分外动人、弥足珍贵。

怪医杜里特的形象，在欧美地区家喻户晓。一个世纪以来，这部作品被译成几乎所有的文字出版。语文家们把它作为写作教材，好莱坞多次把它搬上银幕。无比瑰丽的想象力，不动声色的幽默以及作者朴实稚拙的手绘插图，成为一代又一代读者阅读经历中一段不可替代的美好回忆。

建议上架 ● 文学经典

ISBN 978-7-80680-594-7



9 787806 805947 >

定价：29.80元

怪医杜里特的故事

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

杜里特的马戏团
杜里特的动物园
杜里特的大篷车

(美) 休·洛夫廷 (Hugh Lofting) / 著

梁家林 /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Dobittle's Caravan

杜里特的大篷车



主要人物



杜里特

博学多才的兽医，精通鸟类和动物语言。



波利而下

一只鹦鹉，杜里特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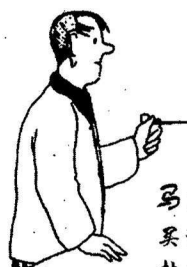
翠哥儿

一只雄性金丝雀。



蓓蓓妮拉

一只雌性金丝雀。



马克

卖猫食的小贩，杜里特的朋友。



莎道莎

马克的妻子。



不值钱

一只伦敦的小麻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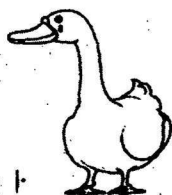
狐斗

一只混血狗。



吐——吐

一只猫头鹰。善于计算，号称“数学脑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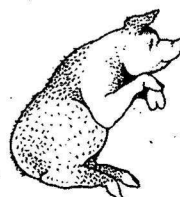
嘎卜——嘎卜

一只鸭子。经常跟随杜里特不离左右，是他的好管家。



吉扑——吉扑

一条狗，杜里特身边的好朋友之一。



拱卜——拱卜

一头猪。贪吃，不爱动，但心肠不坏，也有好胜心。有点象我们的猪八戒。杜里特身边的好朋友之一。

杜里特的大篷车

Dolittle's Caravan

目录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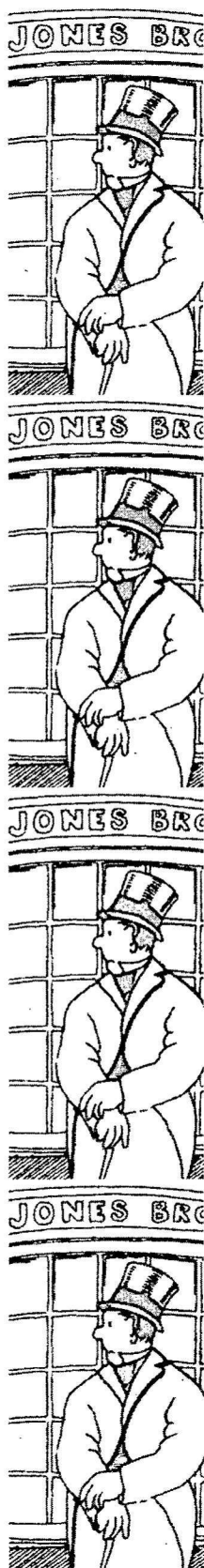
- 1 动物商店 / 241
- 2 白色的波斯猫 / 246
- 3 鸟儿的一生 / 250
- 4 蓓蓓妮拉的第一次旅行 / 254
- 5 新家 / 256
- 6 一次历险 / 258
- 7 自由了 / 261
- 8 杜里特大名在外 / 264
- 9 到伦敦演出去 / 267
- 10 去伦敦的路上 / 269
- 11 大篷车到了伦敦 / 271
- 12 试唱 / 274
- 13 鸟类歌唱史 / 276
- 14 找到了琴哥儿 / 279

第二章

- 1 杜里特男扮女装 / 282
- 2 山鸣鸟大解放 / 287
- 3 杜里特平安归来 / 291
- 4 店主的丑恶史 / 296
- 5 布景、服装和乐队 / 299
- 6 蓓蓓妮拉失踪了 / 301
- 7 首场歌剧演出 / 304
- 8 舞台上的故事 / 307
- 9 演出成功了 / 310
- 10 动物广告 / 313
- 11 拱卜一拱卜的“美食宫” / 316
- 12 在伦敦看戏 / 317

第三章

- 1 公主的宴会上 / 321
- 2 吉扑—吉扑与
香水厂老板 / 323
- 3 奇特的广告 / 326
- 4 可以装在袋里的马 / 328
- 5 二进八弟餐馆 / 331
- 6 有了钱怎么花 / 334
- 7 动物银行开了张 / 337
- 8 布嘟儿巴来的消息 / 340
- 9 传说中的幽灵 / 343
- 10 告别伦敦的孩子们 / 346



第一章

1 动物商店

杜里特故事中的这一段,我们起名叫《大篷车》,是因为它是前边我们讲过的马戏团的故事的继续。杜里特当了马戏团班主后又经历了许多冒险趣事。他们流浪到伦敦后,待在城边上一个名叫绿不南的小地方,停在那里的大篷车成了杜里特家族的大本营和司令部。动物诊所等也陆续在大篷车上开始了工作。所以,《大篷车》就是这本书比较合适的名字了。

大家还记得吧,杜里特医生被选为新的马戏团经理后不久,他就接到一些伦敦剧场经理的特别邀请,请他的马戏团去伦敦为他们演出。他们在那个小镇上待着,应酬着各种邀请,并且加紧工作以恢复马戏团的运转(因为可恶的大花朵带着大家在曼彻斯特挣的钱一个人逃跑了)。医生利用一点一滴的时间,开始构思独特新颖的节目,准备到伦敦去演出。

他强烈地希望在这个大都市的首次演出能够获得成功。如今杜里特马戏团全班人马包括:经理助理马克、大力士、空中飞人皮头兄弟、小丑赫伯、滑稽戏角色亨利和戏装保管员莎道莎,此外还有弗雷德和新来的兽群饲养员。当然还有动物们,它们是:狮子、豹子、大象等主要的大型动物和小一点儿的如鼠、推我拉你两头马、蛇等动物。最后是医生自己原来的全体家族:嘎卜—嘎卜、吉扑—吉扑、拱卜—拱卜、吐—吐和小白鼠。另外,还有些奇奇怪怪叫不上名字的小动物。

这个团体虽不算大,但医生很满意。在大花朵突然背信弃义以后这一段艰难的时期,想挣够钱养活大家,是很不容易的。好在大家的心挺齐,在那些一天比一天倒霉的日子里,全班人马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宠辱不惊的大家风度。

在医生的新计划中——他自己叫做合作方式——所有成员都改工资为分成,这意



味着演出不景气时,除每天三顿饭以外,再没有薪水。但是没有人对此抱怨或者离开。每一位成员都认为医生将掌握着舵轮,把整个团体组成的这艘船在不久的将来驶向风平浪静的航道。大家对他的信任坚定不移,而他们的信任得到证实的那一天不久就来到了。

为了伦敦演出,医生苦思冥想,而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主意的过程,却十分有趣。像他一生中的许多重要事情的发生一样,这一回也是由一件偶然的小事引起的。

那是马戏团又转移到一个不大不小的市镇上后不久,好几天大家都忙着搬迁,连上街转转的机会都没有。这天晚上,安顿得差不多了,医生和马克带上吉扑一吉扑,一块到街上去转悠。几条主要街道转完以后,他们来到一家门口摆着桌椅的小旅店前。这是一个天高气爽的傍晚,医生和马克在桌旁坐下,各要了一杯啤酒。



医生和马克坐下,各要了杯啤酒

他们一边休息,一边欣赏着小城镇上和平宁静的景色。这时,一阵鸟儿的歌唱声传了过来,这歌声极为甜美。它时而响亮而高昂,时而又温柔而低沉,还带点儿神秘。声音不断地变换着,从不重复。

医生曾写过一本专著,论述鸟类歌唱技巧。这歌声便引起了他的注意。

“马克,你听到没有?”他问。

“好听得,是不?”卖肉的马克说,“肯定是只夜莺,好像就在那边教堂跟前的那棵榆树上。”

“不是夜莺,”医生说,“这是金丝雀,它唱的是一首夜莺们常唱的歌曲片段。它是学着唱的,还有其他歌的片段。你听!它现在又模仿鸫鸟了。”

他俩又坐着听了一会儿。那只鸟儿在不断地学唱着各种各样的歌曲,一首首都是那么悦耳动听。

“马克,”医生说,“我挺想在咱们的大篷车上再添一只金丝雀,金丝雀一向待人亲切,但我从没有买过一只,原因是我不愿见到它们被关在鸟笼里。我想如果是笼中出生的鸟儿,或许我会觉着好点儿……咱们过去看看,看看是否有幸拜会一下这位歌唱家。”

他们付了酒钱,沿路朝教堂走去。去教堂的这一段路上,有好几家商店。走着走着,医生止住了脚步。

“你看,马克,”医生说,“这些商店中有一家动物商店,而那只金丝雀,就在这家店里。我呢,最不喜欢这种商店。这种店里的动物,都让他们弄得邋里邋遢的。对于鸟儿,老板一般都是尽量地多养,而不管是否有条件照顾它们,所以这种商店都散发出难闻的气



味。我从不进这种商店，可能的话，我甚至不从这种店门口走过。”

“那为什么？”马克问。

“唉！”医生叹着气说，“自从我在动物世界中成了所谓名人之后，只要走进这些店里，可怜的动物们就争着和我说话，求我买下它们，其中有鸟儿，有兔子，有豚鼠，还有许多别的小动物。我看我还是绕道走吧，免得经过这家商店的橱窗。”

就在医生朝那个小旅店的方向转身的时候，那鸟儿的极为美妙的歌声突然又响了起来。医生就又犹豫不决地停住了脚步。

“这歌声真美！”医生说，“美妙之极！”

“要不这样，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前走，”马克说，“说不定，你不必停下，就能看到这只鸟。”

“说得有道理。”医生说。然后他迈着大步从商店的前面走过去。经过橱窗时，他只是飞快地瞥了一眼，然后匆匆而过。

“怎样？”医生走出几步停下时，马克问他，“看清了是哪只鸟儿在唱吗？看清没有？”

“看清了，”医生说，“就是靠门的那个木头笼子里的绿色金丝雀，标价3个先令。马克，你快去给我买下它，3个先令我出得起。我不敢自己进去，我怕它们见了我会叫嚷起来……好像那只白兔已经看见我了。你去吧，别忘了，绿色的靠近大门的那只木头笼子，3个先令……喏！这是钱，给你。”

马克拿着3个先令进了店，医生站在隔壁一家商店的窗外等他。

卖肉的马克进去不大一会儿就出来了，可是他空着手，没提着金丝雀。

“医生，您弄错了，”他说，“您说的那只，是只雌鸟，雌鸟根本就不会唱歌。我们听到的那只，是一只淡黄色雄鸟，就在店外边挂着呢。人家说这是只获奖鸟，是这里最值钱的一只，要2镑10先令。”

“这就怪了，”医生问，“你能肯定？”

医生这么说着，就忘了他不能被动物们看见的事，他一直走到橱窗边的绿色金丝雀前。

“我说的是这只，”医生说，“你问的是这只吗？糟了！我还是过来了！小鸟已经认出了我！”

靠近橱窗门的那只绿鸟已经看见了了不起的杜里特正在用手指着它，便急切地表现出希望他买走自己的样子。它透过玻璃窗向医生做着姿势，并且因为兴奋而在鸟笼里



医生站在一家商店的窗外等他



上下翻飞。

医生根本掏不出2英镑的钱来买那只雄鸟,所以他开始移动脚步,想要走开。可是当他看到那只绿色雌鸟因为他不打算买它而流露出满脸失望的神情时,他又有些于心不忍。

他们俩走出不到100米,便又站住了。

“不行,”医生说,“还是得买下这只雌的,不会唱就不会唱吧,我这个人不能经过动物商店,只要经过,就想买下那些最没用处、最可怜的动物。你去买下它。”

于是卖肉的马克再次走进那商店,返回时手里提着一个小小的鸟笼,笼外罩着一张棕色的纸。

“咱们得快点走,马克,”医生说,“快到喝午茶的时间了,莎道莎一个人忙不过来。”

刚回到马戏团,医生就被叫走了,有关演出的事等着他去安排。他让马克把鸟笼送到大篷车上去,然后他忙这忙那,一直忙到晚饭时间。

他回到大篷车上时,满脑子还是这一下午处理的事情,买金丝雀的事他已全忘了。他一进门就疲乏地坐在椅子上,数学脑袋吐一吐却想抓住这个机会,给他汇报财务上的一些事情。

这令人感到乏味的钱呀,账呀!交谈还没有开始,医生的注意力就被一个非常美妙的声音吸引过去了。这是一种十分轻柔而动听的音乐般的鸟鸣。

“我的天哪!”医生小声说,“这声音从哪儿来的?”

歌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甜美。胜过了医生在旅店门前听到的那只鸟儿的歌声。对于一般人的耳朵来说,这歌唱已经是珠圆玉润,动听之至;而对医生(他还能听懂歌词)来说,它的奇妙就更是难以形容了。

这鸟儿歌唱的是一首长诗。它叙述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有关土地的、有关爱情的、有关历险的……这且咏且唱的长歌时而狂暴,时而舒缓,时而欢快,时而悲伤。世界上最好的夜莺,也无法唱出这么美妙动人的歌声。

“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医生迷惑不解地重复着自己的问题。

“是从那个笼子里传来的,就是罩了一张纸的那个。”吐一吐说。

“我的天哪!”医生大声说,“就是下午买的那只?”

医生跳了起来,一把撕开笼子上罩的纸。歌声停住了,那只绿色的小金丝雀盯着他。

“我记得你是只雌鸟呀。”医生说。

“是啊,我是雌鸟。”它说。

“可是,你唱……”

“是啊,为什么不能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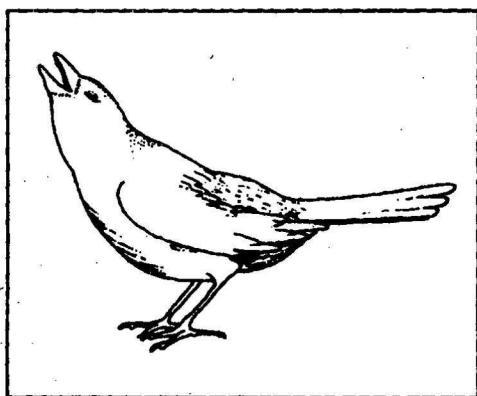
“可是,雌金丝雀是不会唱歌的呀!”

小鸟儿长长地笑了一声。那笑声本身像歌声般优美动听。





“雌鸟不会唱，这已是老话了，说起来叫人好笑，”它说，“这全是雄鸟们编造出来的，雄鸟们总是那么自命不凡——这您也知道。其实雌鸟们的嗓子更好！雄鸟们不允许我们唱。一唱，它们就啄我们。几年前曾开展了一个叫做‘女性也唱’的运动，我们一些雌鸟姊妹们组织起来，维护我们的权利。可是，老脑筋的鸟儿们还是太多了，尤其是雌鸟中的长者们，也认为雌鸟唱歌不成体统。它们说雌鸟该待的地方是鸟巢，站在枝头高唱，那是鸟爷们的事情。因此那个运动也就失败了，自然也就无人相信雌鸟能唱歌了。”



小鸟儿长长地笑了一声

“但是，在商店你的确没唱。”医生说。

“是的，我没唱。在那种地方，换成您，您也不唱，”金丝雀说，“那地方的臭气，能把您熏死。”

“那么你现在为什么要唱呢？”

“因为我心里很明白，您打发那个人二次进店，是想买那只黄色雄鸟，那个用跑了调的嗓子哼了一下午的蠢货。而您后来又打发那个人进来买我，仅仅是出于怜悯。所以我想以歌声来报答您，顺便也让您知道，我们雌鸟在声乐方面究竟属于什么档次。”

“不可思议！”医生说，“你这么一唱，那一位就被比到二流去了。我觉得，你是位女低音歌唱家，是吧？”

“算是女中音吧。”金丝雀纠正说，“不过，我的嗓音也可达到高音区的最高部——如果我想那么唱的话。”

“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医生问。

“我叫蓓蓓妮拉。”鸟儿答道。

“你刚才唱的，那是首什么歌？”

“我在唱我自己的生活经历。”

“但那都是些诗句，还押着韵呢。”

“是的，有韵。我把这一切都编成了诗歌——为了自己听着愉快。我们笼养鸟，一般悠闲的时间特多，特别是不需要孵蛋，更不需要带雏鸟。”

“你呀，”医生说，“算得上是一位大艺术家了——既是诗人又是歌唱家。”

“同时还是作曲家，”金丝雀不紧不慢地说，“我的歌，全部由自己谱曲。您也许注意到了，我不唱别的鸟唱过的歌。当然偶尔也有例外。当我诉说我那不忠的丈夫离开



我，丢下我独自面对大海哭泣的时候，我也唱雀类所共有的爱情歌曲。”

这时，嘎卜—嘎卜进来通知说，晚饭准备好了，但是医生此时此刻正在为他的新发现激动不已，什么事他也顾不上了。拱卜—拱卜在一旁着急，却也没有办法。医生一头钻进一个老式大皮包，翻腾出一个作曲用的稿本——他曾在这本子上面写过几段曲子——那是他为自己最爱摆弄的长笛写的长笛曲。

“那么请问，”医生对金丝雀说，“你是否愿意把你的故事从头再讲一遍，我对此很感兴趣。”

“当然可以，”那鸟儿说，“请先把我的水罐添满——来这儿时一路摇晃，把水罐都晃空了。每当长歌一曲的时候，我习惯时不时地润一润喉咙。”

“好，好！”医生忙不迭地答应着，把催他吃饭的拱卜—拱卜推到一边，急忙去满足金丝雀的要求。“好了，水有了。可否请你尽可能地唱慢一些，因为我想记下每个乐句，而节奏又很难记录——我已注意到你常常换用节奏。至于歌词，现在先顾不上了。无论如何，不可能把谱子和词句同时记下，我将另外找时间重记歌词——倘若你愿意的话。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愿意，我都可以。”

2 白色的波斯猫

医生坐了下来，听金丝雀用歌声吟唱自己一生的故事，并一页接一页地把歌谱记下来。这是一首长歌，至少唱了半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拱卜—拱卜不止一次地打断医生，可怜巴巴地说：

“医生，晚饭……都快凉了！”

小鸟唱完了，医生小心地收起本子，对金丝雀表示了谢意，然后准备吃晚饭。

“你是否愿意从笼中出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呢？”他问。

“你们这儿有猫吗？”

“没有，”医生说，“我的大篷车上没猫。”

“那就好。”金丝雀说，“您打开笼子，我这就出来。”

“可是，即使有猫，你也应该能很容易躲开它呀，是不是？”吉扑—吉扑问，“你有翅膀，可以飞呀！”

“当我知道猫要来，或者知道它在哪里时，我是来得及飞走的，”金丝雀说着飞到桌子上，啄起一粒医生盘子边上的面包渣，“但是如果你看不见它时，你不晓得它在你附近出现时，猫则是最危险的敌人，因为它们是真正的技术型猎手。”

“哼！”吉扑—吉扑不以为然地说，“狗比猫干得更好，你要知道！”

“对不起，”蓓蓓妮拉说，“要和猫比猎杀技术，狗只能算得上是个笨蛋，请原谅我这么



说有些伤害你,但我只能选这么个词儿。你们狗类,搞跟踪追击还不错,比猫强。但是要讲在捕获猎物时用心思,用智慧,你们比不上猫。你见过哪条狗蹲在洞外头,耐心等一只老鼠或者别的动物?你能够一小时又一小时静止不动地像一座雕像似的守在那里,等你的猎物出来吗?你听说过有哪只狗有这份耐心吗?不,没有。你们狗类,一旦发现个洞,就朝着洞大喊大叫——这样一来,洞里的东西还能出来吗?做梦吧!对于一只鸟儿来说,它宁肯待在满是狗的屋子里,也不愿待在只有一只猫的屋子里。”

“是不是你和猫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医生问。

“没有,我个人没有,”金丝雀说,“但其他鸟儿碰上过,对我也是一个教训。我曾和一只鹦鹉同住一屋。有一天,我们的女主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毛色光泽很漂亮的白色波斯猫,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家伙——我是说从表面看上去。这只猫来的那天早上,鹦鹉对我说:‘这一位看上去还挺随和。’

“‘波儿呀’——波儿是鹦鹉的名字,我说,‘猫就是猫,不能相信它,永远不要相信一只猫。’”

“我常常想,”医生说,“猫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正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相信它们。性格形成方面的压力,其实是十分可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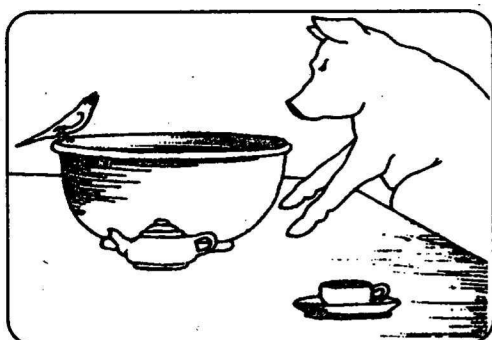
“不对,”金丝雀说,“我的女主人就很相信这只猫,甚至夜里也让它和我们待在一个屋子里。我的笼子挂在一个高高的链子上,所以我不用担心它的爪子会伸过来。但是可怜的波儿,我最体面的朋友,它却只坐在一根栖木上,根本就没笼子,只有那么一个简单的丁字状栖木,还有一条锁在脚上的铁链。它不相信眼前这位身着白装举止优雅的绅士,会构成什么危险。直到有一天,这猫顺着栖木往上爬,想对它下手。然而要讲打架,特别是在理的打架,鹦鹉却是一把好手。这一次这只猫得到的,比它期望的要惨,它败退下来时,耳朵被波儿啄去了一块儿。

“‘现在你相信我了吧?’我对波儿说,‘你听着,只要有机会,它还会来,而魔鬼会给它一个机会的!无论如何,只要它在屋里,你就不能睡着。当你面对它时,它怕你,但是你一旦失去戒备时,它就不再怕你。它一个跳跃,就能在你脖子上狠狠咬上一口,那就够你受的了!记着,它在屋里,你不能睡!’”

这时金丝雀暂停了它的故事,两只脚跳跃着穿过桌面,在拱卜一拱卜的牛奶碗里吸了一口奶。这个不礼貌的举动,使大家感到很吃惊。只见



它给了这只猫很大的打击



它在拱卜—拱卜的牛奶碗里吸了一口奶

它在放酱油、醋瓶子的架子上抹了抹嘴，又继续讲下去：

“记不清有多少次，我救了那老实的鹦鹉的命。作为一只过惯了安逸生活的鸟儿，波儿喜欢生活有规律，不能忍受任何的混乱。如果女仆忘了在礼拜六下午给它洗澡，它会气得好几天羽毛直竖。它的习惯之一，是每天午后要小憩一番，也就是要午睡一会儿。我一再警告它，除非

门窗关闭而猫不在屋里，否则这样做十分危险。但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它那绅士般讲规律的生活所形成的习惯力量太大了，恐怕满屋子的猫也改不了它午后小睡的习惯。”

金丝雀又啄起一粒面包渣，若有所思地嚼着，继续说：“我常常想，像鹦鹉这样有自己的一套严格的行为准则并非坏事，然而那只可怕的猫，却时时在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好多次我看到波儿在打盹儿，猫就偷偷摸摸地走到它下边，或者爬上一张靠近波儿可以向它发起攻击的桌子……每到此时，我就突然使劲吹一声口哨儿，波儿就醒了，波斯猫只好悄悄地溜走。因为我搅了它的好事，它对我怒目而视。

“至于我的女主人，她那个空脑袋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只猫是个危险的家伙。有一次她的朋友问：‘你不给鹦鹉弄个笼子，就这么让一只猫转来转去的？’

“‘噢，’她说，‘波斯猫，它不会伤害我的波儿的，是不是，波斯猫咪？’

“那只专爱讨好女主人的鬼猫使用它的脖子蹭那夫人的衣服，嘴里发出呜呜的叫声，那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吃了一嘴黄油没有漱口似的。

“就这样，我尽了最大努力，终于有一天，我还是输给了这个穿白袍的波斯魔鬼。

“那天夫人到乡下看朋友去了，她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她让那女仆回家休假，鹦鹉和我都得到了双份的食物和水。大门上了锁，钥匙放在了席子下边，我们待的起居室的房门被关了起来。谢天谢地，这一天，我的朋友可以松一口气，不必再为安全担忧了。

“到了中午，来了一阵暴风雨。狂风吼叫着，绕着房子乱吹。吹着吹着，那扇门竟被吹开了！原来这屋子的门没有上闩，只是紧闭着。

“‘别睡，波儿，’我说，‘那猫随时可能进来。’

“可是，很长时间过去了，猫却没进来。又过了一个小时，我才放心地认为那猫可能被单独锁在了另一间房子里，看来是平安无事，我大可不必操心了。午饭以后，波儿呼呼地睡着了。又过了一会儿，我也昏昏欲睡，接着，我也睡着了。

“我做起了梦，梦见许多可怕的事情……凶恶的猫从空中扑过来，鹦鹉起身用剑和干草叉子进行抵抗……就在这最可怕的噩梦进行到最为悲壮的时候，我觉得我听到地板



上砰地响了一声,然后,我突然地醒了。我看见地板上躺着波儿,已经死了,像石头一样僵硬地死了。而蹲在地毯的边上,远远地用狰狞的小脸朝着我正发出魔鬼式的微笑的,是那一只白色的波斯猫!”

讲到这里,蓓蓓妮拉浑身颤抖了一下。它用自己的左爪擦了擦尖尖的小嘴,仿佛是要擦去这段噩梦般的回忆。

“当时的情景使我毛骨悚然,一点儿声音也发不出来。”金丝雀又慢慢地接着讲下去,“我只是担心这个可恶的卑鄙的家伙会把我那可伶的已经死去的朋友吃掉。但是没有,它一口也没有吃,它根本不想吃它!实际上,专门有一个仆人每天用这个家里最好吃的东西,三顿饭按时喂它。它仅仅是想杀死鹦鹉,仅仅是为了取乐!整整3个月来,它窥视着,观察着,计算着,等待着。最后,它胜利了!它再一次朝着我咧了咧嘴,胜利地冷笑了一下,慢慢悠悠地转过身,把那只僵死的鹦鹉尸体留在身后,抬起头,朝着门外走了。

“‘唉!’我心里想,‘起码,它是不能逃脱谴责的,主人将因为这件事,而认清它的面目,这个杀人凶手!’”

“谁又能料到,接下来的事情更离奇。这件事使我想起我的母亲说过的话:猫儿是有神鬼相助的,否则它们不能那么残忍狡诈。

“过去我不信我妈的话,可是经历了那个下午,我却不能不相信了。当时我希望那扇被风吹开的门保持原样,这样才能说明是猫害死了鹦鹉。假使门像主人走时那样关着,而猫又在外边,那就不会有人怀疑主人的‘亲爱的波斯猫咪’了,所以那时我已确信,这一回猫是躲不过主人的斥责了。

“然而谁又想到,又起了一阵风,那风越吹越大,使我又一次毛骨悚然的是,那扇门又被风吹得一点儿一点儿地关上,最后砰的一声,被彻底关严了!从外面射进的最后一道光线中,我看到那‘亲爱的波斯猫咪’蹲在外面的地毯上,朝我龇牙咧嘴地送来一个得意的表情!到此,我不得不相信,猫是有神鬼相助的!你想,那风如果早来两分钟,那么猫就会被关在屋内,而不是屋外。

“这样,女主人回来之后,当然不可能弄清家里发生的事情。主人把鹦鹉放在地板上,鹦鹉的脖子断了(那猫干得很漂亮,只是一跳,一咬,一拧,干净利索)。而窗户关着,门也关着。

“那蠢女人说,可能是小孩跑进屋,弄倒了烟囱,砸了鹦鹉的脖子,然后跑了。这件事的真相,就这样永远地成了秘密。夫人很难过,流了不少泪,然而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唉!’她抽泣着说,‘我总算还有金丝雀,还有我亲爱的波斯猫咪。’”

“这时那鬼猫走到她跟前,呜呜地叫着,乞求主人的爱抚,女主人给了它一盘牛奶!波儿的死使我确信:不能相信猫,永远不能相信!”

“猫这种动物,一般来说,是挺好玩的,”医生说,“它们肚子不饿的时候,也要杀生,这个现象的确不好解释,可以说是它们的本性。我想,咱们不能因为某种与生俱来的本性而



女主人给了猫一杯牛奶

谴责它,你们说是不是? 蓓蓓妮拉,你的确经历了不少事情,我理解你。刚才你歌咏自己的生活经历时,我仅仅记下了谱子,对歌词留心不多。晚饭之后,你是否愿意再说一遍?”

“当然愿意,”金丝雀说,“这次我像跟你谈话一样,只说不唱。”

“这样也好,”医生说,“你可以把你的曲折经历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不必分行,也不必押韵。拱卜—拱卜,快把你那一盆子饭吃完,咱们就可以叫嘎卜—嘎卜来收拾桌子了。”

3 鸟儿的一生

由于蓓蓓妮拉的到来,医生写下了他的许多动物传记中的第一本传记。从前他就考虑过写传记的事。他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动物的一生实在是非常有趣的——假使这些非凡的经历能够被记录下来。它们比许多所谓的了不起的人的经历要丰富得多。他甚至考虑写10个系列,或者叫一套丛书。总的书名为《十九世纪之动物》,或者别的诸如此类的书名。可惜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遇见一位记忆力极好、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全讲出来的动物朋友。只有全部记得又全讲出来,传记才能写得丰富多彩。

拱卜—拱卜,曾经为了没能在曼彻斯特为自己竖起一尊雕像而深感遗憾。为此,它多次要求医生为它写个传记,它确信所有的读者都将十分喜欢阅读它的传记。关于拱卜—拱卜的生活经历,医生和他的家族都很熟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但是医生认为它的素材只能写成某种滑稽故事或者喜剧。然而拱卜—拱卜却不同意这么写,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名演员了。

“医生,我要您写一部严肃的传记作品,”它说,“在舞台上,我是有些滑稽,甚至很滑稽。但是在传记里,这就不同,必须要庄重才行。”

“庄重?你想庄重?”吉扑—吉扑笑着说,“你知道什么叫庄重?你只知道吃饱吃撑,吃到肚子疼为止……”

医生的自然科学史中的动物分册一直没有写成,一直这么拖着,直到现在,出现了蓓蓓妮拉,这只金丝雀如此幸运地成了杜里特家族的成员。医生说,这个蓓蓓妮拉天生是个传记学家,它有惊人的记忆力,它能回忆起生活经历中的所有细节,这些细节就足以构成

